

解析李賀〈馬詩二十三首〉

謝明輝*

摘要

李賀是中唐時代中最奇特的詩人。可說是詩人中的天才，卻早早離開了人間。他所留下的組詩中，以〈馬詩二十三首〉這組最能反映其個人及時代政治概況。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匯解》稱：「〈馬詩二十三首〉，俱是借題抒意，或美、或譏、或悲、或惜，大抵於當時所聞見之中各有所比。言馬也，而意初不在馬矣。」所謂借題抒意，是抒發內心何意乎？此為筆者所欲探討之主題。

筆者打破組詩原有順序結構，試圖一窺組詩內涵和李賀生命歷程之關聯。當分析〈馬詩二十三首〉之內蘊時，我們將不難發現，這一組詩可分為三類：一、負才自恃之豪情，二、困頓失意之悲吟，三、小人得志之喟嘆，恰可反映其生命歷程由誇己才→才不遇→遇小人；層層遞進，心境變化則是喜→悲→慘悲，逐層加深其內心之憤慨。

關鍵字：李賀、中唐、馬詩二十三首

* 長榮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The Discourse of the Horse's Image in Li Ho's Poems

Ming-Hui Hsieh *

Abstract

Li Ho wa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poet of the Middle-Tang Dynasty. He was, so to speak, the outstanding one among many poets. Regretfully, his life was too short. *23 Poems about Horses*, one of the poems he left, could reflect his person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Ching's Wang Chi 《Li Chang Chi's explanation for songs and poems》 said: “*23 Poems about Horses* expresses the author's intentions through various topics. Each of them is either beautiful, or ironic, or sad, or concise. The materials for expression are from what could be seen and heard at that time. When it comes to horses, the ideas are not concerned with them.” What on earth are the so-called “intentions through various topics”?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tudy and research into in this paper.

I scramble the original set of the poems' structure, trying to find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et of the poems and Li Ho's course of life. When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23 Poems about Horses*, We find that the set of poem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lofty sentiments with talented pride and self-reliance; the chant for exhaustibility and frustration; the sigh about personal succ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flect the course of life in the following order: the talent's pride → the talent's neglect → Mean person's hindrance. The change of his spirit is like this: happiness → sadness → miserable sadness. The sadder he is, the more resentful he feels.

Key words: Li Ho, Middle-Tang, *23 Poems about Horses*

* Instruct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一、前言

李賀是早夭的天才詩人，迅如流星般的短暫生命使他獲得「鬼才」之封號。他所傳世二百三十三首之詩作中，¹在詩題或內容涉及『馬』形象者約有六十九筆，²如〈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感諷六首〉等，而詩題關涉『馬』者，僅有三筆，如〈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走馬引〉、〈馬詩二十三首〉，最為突出者，即為組詩〈馬詩〉二十三首。此組詩透過後世之唱和或仿作，更顯其重要性，如（元）郭翼〈和李長吉馬詩九首〉、（清）袁枚〈李昌谷有馬詩二十一首余倣之作劍詩〉、（清）陳文述〈詠馬效昌谷六首〉。³

王琦《李長吉歌詩匯解》稱：「〈馬詩二十三首〉，俱是借題抒意，或美、或譏、或悲、或惜，大抵於當時所聞見之中各有所比。言馬也，而意初不在馬矣。」⁴他認為〈馬詩二十三首〉是借『馬』來抒『美、譏、悲、惜』四意，並用『比』的方法抒寫當時所聞見之情況。筆者所要探討的是：在眾多生物之中，李賀為何以『馬』作為抒發情感的對象？再者，透過馬詩重新組合之分析，是否能充分反映個人生命歷程及時代政治情況？

本文擬從李賀詩集、史書及類書之材料中，爬梳李賀與馬之關係，再透過詩話評論以分析探討〈馬詩二十三首〉之內在意蘊。

二、李賀與馬

據筆者初步統計，在二百三十三首之李賀詩作中，涉及『馬』形象者，約有七十四首之多，約佔 31%。且在所有組詩中，如〈南園十三首〉、〈感諷五首〉等，其中又以〈馬詩二十三首〉之數量為最多，可見李賀對馬必有特殊關愛之情。

馬在李賀心中的形象為何？我們可從「雄健」和「悲慘」兩大面向來考察。物之生存價值必須仰賴其所處之環境中，能發揮其所長，如此方可見其雄偉氣魄。同樣道理，馬須用於戰場，見其奔騰豪邁，其效能始能盡情展現。李賀早年得志，自信昂揚，詩作受人肯定，故詩中之『馬』，顯露出雄心壯志之傲態，如：

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走馬引〉
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高軒過〉
馬向沙場去，人歸故國來。〈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

「馬蹄聲隆隆」、「馬向沙場去」，皆可看出馬「雄健」之一面。假使趾高氣昂之『馬』，深受命運之摧折，或陷溺貧病交迫之窘境，我們亦可感受其痛愴傷悲。李賀所描繪的馬形象中，或馬在風吹枯蓬之惡劣環境，或馬對其負重任務，無能為力，或馬見其主人戰死沙場，皆足以讓馬發出苦吟之嘶聲，如：

¹ 據杜牧〈李賀集序〉所云：「賀且死，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為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請參吳企明編《李賀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7。

² 筆者據「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光碟片檢索出六十九筆關於「李賀，馬」之相關主題。其中〈馬詩二十三首〉算一筆，非二十三筆。

³ 參吳企明編《李賀資料彙編》，頁85、頁324、頁356。

⁴ 參陳伯海主編《唐詩匯評》中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961。

風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馬。〈平城下〉
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嘶。〈送秦光祿北征〉
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塚白。〈塞下曲〉
何物最傷心，馬首鳴金銀。〈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而其飢餓受凍之慘狀，一旦與詩人命運相連結，其感受更加深刻，如：

洛郊無俎豆，弊廄慚老馬。〈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瘦馬秣敗草，雨沫飄寒溝。〈崇義里滯雨〉
曉氣朔煙上，趨趨胡馬蹄。〈摩多樓子〉
單身野霜上，疲馬飛蓬間。〈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瘦馬食用敗草，疲馬在飛蓬間累垮，此為馬「悲慘」之一面。兩相比較下，馬在李賀筆下大多是悲愁老弱，即使有意氣風發之時，亦僅止於短暫得意。

李賀大量使用馬形象以寄託其思想情感，其因何在？歐陽修《新唐書》云：

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⁵

馬對李賀而言，猶如雙足，李賀常乘馬到處覓詩，兩者相依為命，產生患難與共之情。馬既為李賀作詩之得力助手，故以馬入詩，亦屬自然之事。

就『馬』之功用觀之，亦可明瞭李賀為何對馬情有獨鍾。馬對人類而言，一開始就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周易·坤卦·象》載云：「牝馬地類，行地無疆。」⁶又〈屯卦〉曰：「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⁷久用之後，人馬產生感情，馬遂成人類寵物或寶物。如《史記》所載：「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⁸又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⁹馬之身價隨社會演進而與日俱增，人與馬合一，兼有君子之德。如《史記》注引《風俗通》曰：「馬稱匹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¹⁰

馬最大之用處在於征戰。如《左傳·僖十五年》曰：「步揚御戎，家仆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¹¹再者，《左傳》又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¹²馬與國家戰力有關，

⁵ 《新唐書》第十八冊，卷二百三，列傳第一百二十八，文藝下，（上海：中華書局，民 64 年），頁 5788。

⁶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第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5。

⁷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第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7。

⁸ 見（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史記三家注》第五冊（台北市：世界書局，1972 年），頁 3200。

⁹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史記三家注》第五冊，頁 2889。

¹⁰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史記三家注》第五冊，頁 3281。

¹¹ 句中『戎』字與軍事有關。詳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第七冊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755，頁 375。

¹² 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第七冊中，頁 755。

故國際間以獻馬為常事。如《宋書》曰：「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獻善舞馬。」¹³《舊唐書》云：「十一月乙亥，駁馬國遣使朝貢。」¹⁴馬既為沙場上之英雄，則其英姿自然為詩人描摹之客體形象。如他所寫的：「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高軒過〉；「曉氣朔煙上，趨起胡馬蹄」〈摩多樓子〉。

綜上所述，由於馬為李賀之作詩得力助手，加上馬有諸多特色，故其詩多以馬為吟詠對象，應屬當然也！

三、「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負才自恃之豪情

姚文燮《昌谷集注》稱：「馬詩二十三首，首首寓意，然未始不是一氣盤旋，分合觀之，無往不可。」¹⁵說明此組詩可打破現有格局，重新組合，寓意仍不變。論者大都將此組詩拆開分析，如黃永武選錄〈馬詩其八，其十八，其二十二〉等三首，以心理學角度切入，認為李賀在詩中自訴潛力無由發揮的苦悶，一面標榜自己的能力，一面寫出自己的理想，此為「自我實現需要的補償」。¹⁶王祥以考證方法指出〈馬詩其二十一〉與永貞革新有關。¹⁷周尚義則將所有的詠馬詩（七十四首）分成四類論述。¹⁸以上諸說大致言之成理，不過，筆者欲集中焦點於整個組詩，今依李賀心境由喜而悲之順序分成三類，試圖反映其生命歷程。筆者逐首分析後，得出馬在李賀詩中的內在意蘊有三類，說明如下：

（唐）杜牧稱李賀：「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¹⁹歐陽修亦云：「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²⁰可知李賀出自名門貴族之後，且聰穎早慧，內心不免具有高度優越感和榮譽心，此心表現在馬詩中則轉化為壯偉豪邁，希冀能有所用之志。如以下九首的分析：

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之四）

前聯喻己非凡才，不可等閒視之，後聯則說明了對自己的才華能力很有信心。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指出李賀特色之一，即『好取金石硬性作比喻』。他舉出許多詩例，而本詩則為其一。²¹三句訴諸觸覺及視覺，而四句訴諸聽覺，李賀使用『瘦骨』及『銅聲』之硬性詞賦予神馬身上，無非強調其如鐵一般之意志。

前人注解此詩，大抵如此，今臚列如後，可作參考。姚文燮說：「上應天駟，則骨

¹³（梁）沈約撰《新校本宋書》第三冊（台北市：鼎文書局，1975年），頁2373。

¹⁴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一版），頁71。

¹⁵參《唐詩彙評》中冊，頁1961。

¹⁶參黃永武著《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民65），頁220。

¹⁷王祥〈李賀詩歌與永貞革新之關係考論——兼論李賀詩歌之寓意問題〉（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3卷，第2期），頁46。

¹⁸他分析了其一，其四，其十二，其十五，其十六，其二，其六，其八，其九，其十，其二十三，計十一首。參周尚義〈論李賀詠馬詩的審美意蘊及其創作情結〉，《江西教育學院學報》，頁31—33。

¹⁹吳企明編《李賀資料彙編》，頁8。

²⁰《新唐書》第十八冊，頁5787。

²¹見錢鍾書著《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8。

氣自爾不凡。瘦骨寒峭，敲之猶帶銅聲，總以自形其剛堅耳。」²²方世舉說：「自喻王孫本天潢也。下二句言相馬經但言隅目高匡等相，猶自皮毛。支遁之畜馬，以為愛其神駿，亦屬外觀。畢竟當得其內美。骨作銅聲，即牝馬之貞之理。」²³葉慶炳說：「李商隱撰李賀小傳說「長吉細瘦」，新唐書李賀傳亦說他『為人纖瘦』，所以這首詩裏李賀以瘦馬自況。此詩首句『此馬非凡馬』，可見李賀的自負不凡。李賀所自負的，不外家世與才情二者。兩唐書李賀傳都說李賀出宗室鄭王之後，這是他的家世不凡。他又是『七歲能辭章』《新唐書》；『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這是他的才名早著。」²⁴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之五）

『大漠』和『燕山』二地，論者或考證其地所在，如《李賀詩集》註釋曰：「這裏的燕山不是指薊縣的燕山，是指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杭愛山。」²⁵或解為塞上地，如曾益說：「大漠燕山，皆塞上地。言何當見用於時，以立功異域乎？」²⁶筆者認為『大漠』和『燕山』二地是否在邊塞，或實指何地，皆非必要。今遍查李賀詩集，僅〈馬詩〉出現『大漠』、『燕山』二詞，可見此二地應為李賀想像中之所。筆者試解為『泛指廣大空間』，即馬欲奔馳之大地。

而此馬欲於何地奔馳？是塞外乎？抑或朝廷？姚文燮認為是塞外。他在《昌谷集注》云：「邊氛未靖，奇才未伸，壯士於此，不禁雄心躍躍。」²⁷強調李賀欲展奇才雄心於邊塞沙場。而葉慶炳先生駁此說：「李賀不過借馬喻意，切盼早日一展懷抱，並非真的要到邊塞立功。」（頁 144）葉氏之說甚當。據其生平資料及詩集，確無立功塞外之志。

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已乾。君王若燕去，誰為拽車轅？（之七）

自古以來，帝王求仙以保基業，已是不爭之事實。而李賀投君王所好以喚起君王對其良才之注意。前聯先寫西王母設宴款待東王及君王，可是君王卻遲到，此刻正是賓主盡歡，酒足飯飽之際。後聯則述如果君王想及時赴宴的話，那麼應該由誰來為他駕車呢？暗指由自己這匹駿馬來擔負這重責大任。末句以『明知故問』之法說明己之超凡。

然王琦注云：「此詩蓋為時君求慕神仙，而為方士所欺，微言以諷之，見其徒思無益。」²⁸表面上或有諷刺之意，其旨應為矜誇自己。姚文燮說：「時方士日說上，云神仙可即致；久不見效。賀謂西母東王宴恐將罷，當不能久待也；君王日欲赴其盛會，果有能為之拽車以上者乎？」²⁹此說亦未點出真意。其言外之意蓋以西王母及東王之喻以說明駕車至天上之艱難任務，非靠自己不可。而正如葉慶炳所言：「此首是說，當西王母的

²²（清）姚文燮《昌谷集注》，引自《唐詩彙評》中冊，頁 1959。

²³（清）方世舉《李長吉詩集批注》，引自《唐詩彙評》中冊，頁 1959。

²⁴葉慶炳《唐詩散論》（台北：洪範書店，民 66 年），頁 143。以下引葉氏之論，僅標示頁數。

²⁵（唐）李賀撰，葉蔥奇疏注《李賀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89。

²⁶見（唐）李賀撰，（明）曾益等注《李賀詩注》（台北：世界書局，1963 年），頁 50。

²⁷引自《唐詩彙評》，頁 1959。

²⁸見《李賀詩注》，頁 268。

²⁹見《李賀詩注》，頁 426。

酒將闌、東王公的飯已乾之際，君王若欲及時赴宴，那就非駿馬替他拽車轅不可。駿馬即李賀自喻。所以這一首的主旨在末一句，正是第四首『此馬非凡馬』及第五首『快走踏清秋』的意思。」（頁 146）此說為是。

赤兔無人用，當須呂布騎。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之八）

赤兔與果下馬，猶千里馬與凡馬，命運大不相同。名馬應由名將騎乘，而凡馬只有受人驅策。李賀以赤兔和果下兩種馬做對比，更加顯示其優秀本質。前聯敘寫像赤兔這匹千里馬竟然無人善待牠，牠應當由名將呂布來騎乘。這是說明已有非凡的能力希望受當權者的重用。後兩句則謂我聽說像果下馬這種普通的馬，牠的命運註定由蠻橫的驕兒來差遣玩耍的。

而姚文燮卻比附說：「憲宗以中官為監軍使，白居易諫不聽。賀謂強兵健卒宜付大帥，豈可視為卑微，而受小人之羈策乎？」³⁰此說欠周詳，不解詩歌的比興手法。此與強兵健卒和小人無關，完全是自喻也。王琦說：「此言奇雋之馬，非猛健之人不能駕御；若其下乘，則蠻兒亦能驅使。以見逸材之士，必不受凡庸之籠絡，亦有然者。」³¹葉慶炳說：「由此詩亦可證明李賀為人的自負不凡。」（頁 147）此兩說為是，皆指自我才德高尚。

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攬陣，牽去借將軍。（之十二）

前兩句先描繪此馬的耳朵像剖成兩半的竹子，且身上尚未長成如桃花般的毛。此暗指詩人正值少年時期。而後兩句再表明詩人期待未來在朝廷能有發揮的機會。『攬陣』指發揮長才，『將軍』指在上位者。

然姚文燮說：「耳係初攢，色尚未遍，馬之齒者也。賀自喻年少新進，人未睹其全力，他時致身疆場，馳驅正未可知耳。」³²其中『他時致身疆場』之說，有待商榷，因李賀未有獻身疆場之念，而是等待時機以建立朝廷功業。再者，王琦說：「此言駒之未成者，骨相雖美，毛色未齊，已知其他日有攬陣之雄健。借字煞有深意，蓋不忍沒其才而不見之於一試，又不欲其去己而竟屬他人，以見憐惜之真至。」³³方世舉說：「言人馬有相得時，待時而已。」³⁴以及葉慶炳先生說：「李賀有致酒行詩，自稱『少年心事當拏雲』，可見其少時深自期許。」（頁 151）大抵符合詩人之意。

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之十三）

本詩開頭即用『明知故問』法，藉由『寶玦』、『俠骨香』、『駿骨』等詞之暗示，而美才如己之旨則呼之欲出。首二句先提問穿戴寶玉的公子是誰呀？聽說他才華洋溢，武功了得。此乃自喻之詞。後兩句接著說：公子以千金買了駿馬，將要送給楚襄王以供驅策。說明自己能為上位者做事。

³⁰見《李賀詩注》，頁 426。

³¹見《李賀詩注》，頁 268。

³²見《李賀詩注》，頁 427。

³³見《李賀詩注》，頁 269。

³⁴見《李賀詩注》，頁 502。

然方世舉卻說：「此齊門之瑟也，其如不好何！妙，妙！意謂時無燕昌王耳。楚襄語不倫入妙，買駿骨當以燕昭，而反送楚襄者，北轍而南轅矣。用意深妙。」³⁵此說未明其義。葉慶炳卻解為懷才不遇：「這一首的詩旨是說明主之不易得，夙志之不得伸，也是一種懷才不遇的慨嘆。陳本禮協律鉤元引何焯說：『此比有臣無君，雖進賢而不能用也。』（頁 153）觀詩意似非指懷才不遇，而欲以己之良才為君效力。因『寶玦』、『俠骨香』、『駿骨』等詞，皆暗指自己。

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一朝溝隴出，看取拂雲飛。（之十五）

本詩借「齊桓公乘馬，而虎望之而伏」之典故，以說明李賀待時而遇明主之意也。如王琦所言：「詩意謂豪傑之士伏處草野，不得君上之委任，雖智勇絕人，雄略蓋世，人孰能知。一旦出畎畝之中，得尺寸之柄，樹功立業，自致於青雲之上，然後為人所仰瞻耳。」³⁶然姚文燮卻比附時事曰：「馬豈能伏虎耶？因明主驅策，故威望倍重。如憲宗時劉闢反，詔高崇文討之，諸將皆不伏；後上專委以事權，卒平禍亂，震懾東川。是知馬必由桓公以顯名，崇文必由憲宗以著績，故能一朝奮興，勳成蓋世。總在主上有以用之。」³⁷依文意解讀，似難以推測是否與劉闢造反之事有關。馬比虎威，可見此馬負有奇才異能，明指桓公之馬，暗喻己之高才。後聯期許一展雄才之志。

蕭寺馱經馬，元從竺國來。空知有善相，不解走章臺。（之十九）

解詩未必首首比附時事。若此詩所謂馱經馬，是否能比附韓愈諫憲宗勿迎佛骨耶？吾人解詩不應過度詮釋，應視上下語境及充分材料佐證，始可下定論。首句『馱經馬』暗指己之才華洋溢。為何說馱經馬呢？蓋以馱經來說明自己對國家的重要性。從外國來的馬皆是良馬，因其須受長途奔波之苦。如葉慶炳所言：「李賀以馱經的馬自喻，正可看出他小視時輩的傲骨。」（頁 159）亦有論者未看出人馬雙寫之真意，如曾益曰：「言從來雖好，但馱經而不解驅策，則善相為虛耳。」³⁸方世舉言：「白馬馱經，佛家善相。章臺走馬，不屑冶遊。馬之自負者又如此。」³⁹

重圍如燕尾，寶劍似魚腸。欲求千里腳，先采眼中光。（之二十）

表面上建議名將選取千里馬應從眼中光入手，實誇己之眼光獨特，猶如千里馬。前聯先敘此馬的裝備『重圍』和『寶劍』像燕尾及魚腸一般雄壯威武。後兩句則點明主旨：如果想要分辨此馬是否千里馬的特性的話，應該要先由牠那眼中所發出的炯光來判斷才對。說明自己有內在的特殊才能，從外表是看不出來。

然姚文燮說：「時危器利，斷須出險之才，英爽之姿，神明尤重。」⁴⁰方世舉說：「眼

³⁵見《李賀詩注》，頁 503。

³⁶見（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匯解》，引自《唐詩彙評》中冊，頁 1960。

³⁷見（清）姚文燮《昌谷集注》，引自《唐詩彙評》中冊，頁 1960。

³⁸見《李賀詩注》，頁 56。

³⁹見《李賀詩注》，頁 503。

⁴⁰見《李賀詩注》，頁 429。

中光直為相馬經之所未言。百獸唯虎眼有百步光。此殆以馬德兼虎威矣。」⁴¹此二說仍未切中詩旨，僅由表面立意。葉慶炳說：「這一首是說，欲有為者雖然有了『重圍如燕尾、寶劍似魚腸』，如果沒有一匹千里馬，則仍不能成事。識別千里馬，應該觀察牠的眼神。可惜世人只重皮相，不知觀察眼神，以致面對駿馬而失之。所以這一首也是在抒發己身懷才不遇的感慨。」（頁 159-160）此說雖有懷才不遇之嘆，然重點則在以馬之銳利眼光喻己有遠見，才華出眾。

四、「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困頓失意之悲吟

在其短暫的二十七個年頭當中，曾有一事造成他灰心喪志、顧影自憐之鬱卒情結。正如《新唐書》所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⁴²唐代以科舉取士，解決了魏晉六朝「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門第問題，使人民享有平等進入官場，為民喉舌之機會。然而，李賀卻因父名『晉肅』，與『進士』同音而犯忌諱，韓愈雖極力為其辯護，然終究無法進入考場參加科考。

李賀在十八歲前，家庭都是他父親李晉肅支撐著，李晉肅當過陝縣令、邊上從事，家庭經濟應該可以維持。十八歲以後，李晉肅一死，全部家計都落在李賀身上，只有出仕才能維持生活，支撐門戶。⁴³可見李賀對科考作官極為重視。試想，若參試而敗北，李賀將心服口服，但連一試之權利都無情被剝奪，其內心之不平及憤慨，自不待言！

在如此悲慘之人生遭遇下，他必須「托物言志」以求宣洩內心之苦悶，他的生活伙伴『弱馬』自然成為其歌詠之對象，借以抒發其窮困和疾病折磨之中之哀情。他與『弱馬』恰是同樣的生活遭遇，兩者產生『類化』作用，既寫人又寫馬，『弱馬』不僅意謂身體之孱弱，還包含社經地位之弱，個人力量之弱，運氣之弱。故於詩中常可見其懷才不遇之慨嘆。如以下九首的分析：

龍脊貼連錢，銀蹄白踏煙。無人織錦韉，誰為鑄金鞭？（之一）

前聯先誇耀己之優良天賦及資質，後聯則發無人賞識之慨。此與前幾首之心境不同，前幾首僅一味對己才之肯定及自信，故有自得意滿之志，而此首則在誇矜之餘，更加深其懷才不遇之悲。而前人所注，大抵如此。如姚文燮說：「貴質奇才，未榮朱紱，與駿馬之不逢時等一概矣。故雖龍脊銀蹄，而織錦韉無人，鑄金鞭無人，與凡馬何異？」⁴⁴王琦說：「此首言良馬未為人所識也。」⁴⁵葉慶炳說：「此首表面上言駿馬無人賞識，實則在慨嘆自身的懷才不遇。」（頁 139）三說皆是，尤以葉氏更得詩人之旨。

忽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之三）

前聯先寫周天子把求仙的重責大任交給千里馬。後聯則以反襯手法，指出自己的不得志，未受重用。乍看下，末句『赤驥最承恩』似指李賀已受皇帝恩寵。實為其懷想前

⁴¹見《李賀詩注》，頁 503。

⁴²《新唐書》第十八冊，頁 5788。

⁴³參楊文雄著《李賀詩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69 年）頁 37-38。

⁴⁴見《李賀詩注》，頁 425。

⁴⁵見《李賀詩注》，頁 266。

代受重用之人才。周天子與赤驥之關係如同主子與寵臣，符合李賀明主不遇之心理。解詩關鍵詞在於首句『忽憶』二字。此為一種古今比較之心理，前代人才皆受君王重用，而憑己之高才卻棄如敝屣。其心之難平，可想而知。恰如葉慶炳所言：「此首以忽憶二字一轉，緬懷舊事，當年固嘗驅車上玉山，獨得周穆王的恩寵。」（頁 141-142）可惜此說未直探李賀懷才不遇之心理。亦有論者以諷刺詩注之，僅就表面立論。如姚文燮解云：「憲宗好神仙。此蓋借穆天子以諷之也。天子欲尋西王母，至群玉之山。所乘八駿，以赤驥為首稱，恩寵獨隆，以其能上稱帝旨也。」⁴⁶又曾益說：「八駿以赤驥為首稱，故曰最。憶周以慨今不如昔。」⁴⁷僅從表面著眼，未針對詩旨而發。

飢臥骨查牙，羸毛刺破花。鬣焦朱色落，髮斷鋸長麻。（之六）

曾益解云：「骨立毛殘，鬣焦髮斷，言衰憊之甚。」⁴⁸王琦亦云：「詠馬至此，蓋其困頓摧挫，極不堪言者矣。」⁴⁹葉慶炳曰：「此首則說，若自己終不為世所用，那就困頓摧挫，極不堪了。」（頁 145）三說皆是，「飢臥」、「刺破花」、「朱色落」、「髮斷」等字詞皆在說明李賀的困頓失意。

颺叔去匆匆，如今不養龍。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之九）

前聯用颺叔不養龍之典故，⁵⁰借龍和颺叔的關係來比喻己不得上位者的重用。旨在說明君王已不再重視人才。後聯則借馬之困窘以強調己之困頓失意。『駿骨』為自喻之詞。王琦說：「古者四靈以為畜，故龍亦可養。今既無其人，養龍之術已失傳，乃養馬之法亦廢而不講，徒使駿逸之才，受風霜之困於槽櫪之間。斯馬也，何不幸而遇斯時也？」⁵¹此只注其大意，未能指明龍或馬皆為自喻之意。又方世舉說：「此亦自喻龍種憔悴。」⁵²此為不解此詩之旨，首二句只是以兩者關係來做比喻而已，與龍種何干？而葉慶炳說：「李賀肖馬，馬詩二十三首都為己身的懷才不遇而作，並非為感諷時事而作；偶然有涉及時事的，也一定與自己有關。此首所謂龍，所謂駿骨都是李賀用來自喻的。」（頁 148）此說為是，由後兩句可看出李賀在惡劣環境的壓迫下，失意而無法展現才志。

催榜渡烏江，神騅泣西風。君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之十）

此詩借用項羽兵敗自刎之典故以描述自己如神馬在風中泣鳴之悲慘遭遇。末句更點出神馬欲往何處逐英雄之窘困，李賀以神馬自喻，暗示如今無法發揮才能。曾益說：「言主不易遇。羽既逝矣，誰可佐以霸者？」⁵³姚文燮說：「此即垓下歌意。時不利兮之句，千古英雄聞之淚。騎之得遇項羽，可謂伸于知己矣。乃羽伯業不終，致騅又為知己者死。」

⁴⁶見《李賀詩注》，頁 425。

⁴⁷見《李賀詩注》，頁 49。

⁴⁸見《李賀詩注》，頁 50。

⁴⁹見《李賀詩注》，頁 268。

⁵⁰出自《左傳》，請參《李賀詩集》註 1，頁 92。

⁵¹見《李賀詩注》，頁 268。

⁵²見《李賀詩注》，頁 502。

⁵³《李賀詩注》，頁 52。

逢時之難如是乎？」⁵⁴葉慶炳說：「此首詩旨，與第九首相同，都是感傷己身的不遇。」（頁 149）三說皆有理，不過曾氏及姚氏僅由詩句表面立論。未知此首乃借古喻今。感嘆自己難遇明主的重用，產生內在的不遇心理。

內馬賜宮人，銀韉刺麒麟。午時鹽板上，蹭蹬溘風塵。（之十一）

按前兩句謂：一匹駿馬由皇帝賞賜給所寵愛的妃子後，她就為牠做打扮，外衣繡有龍的圖案。說明不用其能力而重其外在的觀賞。後兩句則謂：妃子在午時把牠拴在鹽板上，讓牠感到有如行走於艱途一樣的失意。說明自己不受重用。

姚文燮說：「唐舊制：以御史二人知驛。憲宗詔以宦者為館驛使，拾遺裴璘諫不聽。賀謂駿骨已列於天閑，而一旦委之刑幸嬖，雖被服輝煌，奈不因善任，妄自驅策，其蹭蹬不亦宜乎？」⁵⁵方世舉說：「馬不見用，固悲伏櫪；有用之者，又或失倫。賜宮人，亦用也；服鹽車，亦用也。此豈良馬之願用於世者耶？此詩是兩半做，非串合。」⁵⁶葉慶炳說：「其實，『午時鹽板上，蹭蹬溘風塵』的馬，正是李賀自況。」（頁 151）前二說未能深中內馬即李賀自喻之詞。而葉說，僅由後聯立論，有欠允當。

唐劍斬隋公，拳毛屬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飄風。（之十六）

按前兩句謂：拳毛是指千里馬，當年太宗皇帝因得良馬之助，順利以武力滅掉了隋朝而統一天下，建立唐朝盛世。此借太宗史事以對照己身之不得志。後兩句則謂：不要嫌棄戰甲太重，姑且在風雨惡劣的環境中發揮你應有的能力啊！”重”有二義，有精神上的責任重，也有物質上的重量重。”風”指難困的現實環境。此兩句有自我安慰和鼓勵之意。

曾益說：「言苟為時用，敢嫌所負之重哉，亦悉力以驅馬而已。」⁵⁷其實馬乃自喻之詞，非實指馬。驅馬一詞有誤。葉慶炳說：「這首的主旨，是李賀在感慨當年拳毛騮有幸遇到太宗，才得負重致遠，一展疾足；而自己則懷才不遇，一事無成。」（頁 156）此說僅解前聯，而未提及後聯的自我暗示，只要堅持理想，未來仍有機會。

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祇今掬白草，何日驀青山？（之十八）

本詩借用伯樂相馬的典故抒發目前困頓失意，何時才能一逞奇才之嘆。前聯暗喻自己是伯樂眼中之千里馬，後聯則期許能為朝廷所用，擺脫目前困頓之環境。

王琦說：「馬之旋毛生於腹間，人未之見，以常馬視，乃知其千里馬。然芻秣不足，則馬之精力亦不充。今乃剋減其草料，每食不飽，得知何日養成氣力可以馬馳騁山岡，而展其驥足乎？後二句當作伯樂口中歎息之語方得。」⁵⁸後兩句王說為伯樂之嘆，如此語意便不順。因伯樂相馬與前幾首一樣都是借古喻今，而後半聯才是作者的真正用意所在。葉慶炳說：「後兩句應該是李賀自己感嘆的話。王琦因為不明白馬詩二十三首本是李賀自

⁵⁴見（清）姚文燮《昌谷集注》，引自《唐詩彙評》中冊，頁 1960。

⁵⁵見《李賀詩注》，頁 427。

⁵⁶見《李賀詩注》，頁 502。

⁵⁷見《李賀詩注》，頁 55。

⁵⁸見（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匯解》，引自《唐詩彙評》中冊，頁 1961。

喻之作，所以詮釋詩意時常隔了一層。」(頁 158)此說雖切中詩旨，但語意的整個聯繫卻未做說明。只是泛論為李賀自喻之詞而已。末兩句期待自己能受到重用，發揮才能。

汗血到王家，隨鸞撼玉珂。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青騾。(之二十二)

本詩旨在以汗血(千里馬)卻誤認為青騾(凡馬)以說明己雖有高才，而不受朝廷所用。前人如曾益說：「汗血之在王家，則奮揚自如；一旦乘之海上，則人見以為青騾而已，誰復以汗血目之？言馬一也，而人之不識，可慨耳。」⁵⁹王琦說：「此詩蓋為有奇軼之才而隱居為黃冠者言也。汗血之馬，到王者之家，隨鸞車之後，體飾華美，豈非榮遇？若隨少君於海上，人不過以凡畜視之，孰知千里之駿而刮目以觀者哉！」⁶⁰葉慶炳說：「曾氏雖就馬言馬，王氏雖「隱居為黃冠者」云云，不免拘泥於詩句，但二家說法尚能接近此首詩旨。李賀自負才情，以為苟能出仕，必能顯名於世；否則，終身沒沒無聞，豈不可悲！這就是此詩旨了。」(頁 163-164)三說大抵接近詩旨。

五、「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小人得志之喟歎

李賀在貧、病、拒考之三重壓力下，其內心之悲憤是層層加深，然目睹朝廷在小人操弄下，更促使他受到更為嚴重之打擊，悲怨之濃度已至臨界點，他的早夭與此實脫不了關係。他的才華未能受朝廷所用就算了，而才情不如他的小人竟可逍遙自在於朝廷之內，兩相比較，其情可恨，其意可悲！故借馬以刺朝政，澆其心中塊壘。姚文燮《昌谷集注序》謂：「故賀之為詩，其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刺當世之弊，切中當世之隱。」⁶¹其言精當，今舉五首分析，以顯其情：

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口硬軟，先擬蒺藜啣。(之二)

按前兩句謂：在冬天十二月，馬所吃的食物中以草根最為甜美，而此時在長安大街上所下的雪就像鹽一樣白亮。喻惡劣的環境中，李賀如何自處？故後兩句即說：在這樣的環境中，不知道所食的東西是軟還是硬，會傷害自己嗎？故先吃蒺藜草看看。這說明李賀在小人當道的氣氛中，行事須處處小心。

姚文燮說：「時皇甫鎛、程異用事，務專諂佞，招致朋黨。臘月草根甜，諛窮途者甘其餌也。天街雪似鹽，言陰寒之極，狀小人肆志盈庭也。所用之人，必承順意旨，先啣其口，以試其可否耳。」⁶²前兩句暗指小人當道誠屬無疑，然後兩句並非寫乞小人之願，而是轉為自己的行事態度。故用「先」字以示其擇食之謹慎。葉慶炳說：「王說詮釋詩句，最為中肯；謂「此首蓋為困餓而不能擇食者悲歎」亦能發明詩旨，只是未進一步指出乃李賀切身之感，為美中不足而已。」(頁 141)此說雖指出李賀的切身之感，然『困餓而不能擇食者悲歎』似與詩旨無關。詩句與困餓無法連繫，小人得志與己之自處才是詩旨。

⁵⁹見《李賀詩注》，頁 57。

⁶⁰見《李賀詩注》，頁 273。

⁶¹見姚文燮《昌谷集注序》，引自《唐詩匯評》中冊，頁 1939。

⁶²見《李賀詩注》，頁 425。

香襪楮羅新，盤龍蹙鐙麟。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之十四)

前聯寫凡馬的外在裝飾，後聯則寫牠得意的姿態。方世舉說：「旁寫一首凡馬之得時者，是多篇大襯法。」⁶³葉慶炳說：「李賀正面描寫凡馬的春風得意，以反襯己的憔悴。」(頁 154) 以反襯手法寫小人得志的嘴臉。

白鐵挫青禾，碓間落細莎。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之十七)

小頸喻凡馬，金埒喻朝廷，長牙喻千里馬。前聯寫千里馬所食之草料甚為講究。後聯則感慨上等草料卻給凡馬食用，而千里馬卻棄之朝廷外。暗指自己懷才不遇，小人得志。

王琦說：「長牙者，蓋謂馬之鋸牙善嚙者也。逸群之馬，多不伏羈；生人近之，往往踉蹌。然乘之衝鋒突陣，多有奇功。若王孫公子分馳角壯於金埒之間，只取觀美而已。小頸細馬，競加憐愛；其長牙善嚙者，雖有拳奇倜儻之才，亦畏而取。彼豪傑之士，以材大而不為人所 used，小材者悉心委使而得厚資，亦何以異於此馬歟！」王說所說的小頸喻庸才，長牙喻俊才雖近詩旨，然不知長牙為詩人自喻。又方世舉說：「瘦則頸小，老則牙長。世人不自知其養之不至，富貴家又用之不早，此豈馬之過耶？」此說不知所云。而葉慶炳說：「末句所謂長牙，正是賀自喻；李賀藉此發自己才大不遇的牢騷而已。」(頁 157) 此說為是。

暫繫騰黃馬，仙人上綵樓。須鞭玉勒吏，何事謫高州？(之二十一)

『黃馬』喻自己，『仙人』喻上位者。兩句是說仙人暫時把奔騰活躍的駿馬繫在馬房中，而他獨自上綵樓去賞景享受。說明自己遭上位者的遺棄。後兩句則謂：玉勒吏喻賢臣。雖鞭打了正直的官吏，又因何事把他貶謫高州呢？暗說上位者看不見自己傑出的才能，而將詩人棄之遠方。

王琦說：「此詩必是當時有正直之臣，見忤時宰，而謫逐於高州者。」⁶⁴此說差矣！並非針對正直之臣而發，而是已如正直之臣，卻讓君王視之不見，有如貶謫高州一樣。葉慶炳說：「李賀有感於朝廷不於太平無事的時候重用賢才，使像自己一樣的人被摒棄不用，所以有這首詩。」(頁 161) 大抵切合詩旨。

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之二十三)

按前兩句謂：武帝迷信神仙煉丹之術，燒金以為可得長生不老之方，結果弄得朝廷烏煙瘴氣的。借武帝以嘆上位者不重賢才。如李商隱〈賈生〉一詩所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後兩句則謂：馬房內養的盡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劣馬，自己卻不了解為何會來怎麼好的地方。這也是以肉馬喻庸才，對照於己之良才而發不平之鳴。有小人得志而已遭棄之意。

方世舉說：「此言有才不遇，國士之不幸；不得真才，亦國之不幸也。」⁶⁵葉慶炳說：

⁶³見《李賀詩注》，頁 503。

⁶⁴見《李賀詩注》，頁 272。

⁶⁵ (清)方世舉《李長吉詩集批注》，引自《唐詩彙評》，頁 1961。

「此首是在比喻升於朝堂的，都是庸才；像自己這樣有才之士，則又被摒於朝堂之外。一面慨嘆朝廷無人，一面悲傷己身不遇。」（頁 165）兩說皆切合詩旨。

今製一表如下，以明概念：

〈馬詩二十三首〉內涵分析表				
心境	分析	內容（二十三首）	原因	表現手法
喜： 誇己才		一、負才自恃之豪情：（九首） 1 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之四） 2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 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之五） 3 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已乾。 君王若燕去，誰為拽車轅？（之七） 4 赤兔無人用，當須呂布騎。 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之八） 5 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 他時須攬陣，牽去借將軍。（之十二） 6 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 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之十三） 7 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 一朝溝隴出，看取拂雲飛。（之十五） 8 蕭寺馱經馬，元從竺國來。 空知有善相，不解走章臺。（之十九） 9 重圍如燕尾，寶劍似魚腸。 欲求千里腳，先采眼中光。（之二十）	因李賀乃貴族世家之後，故有負才自恃之豪情。	一、用典： 1 齊桓公 2 西王母 3 呂布 4 楚襄王 二、對比： 赤兔與果下馬 三、設問： 誰為拽車轅？
悲： 才不遇		二、困頓失意之悲吟：（九首） 1 龍脊貼連錢，銀蹄白踏煙。 無人織錦韉，誰為鑄金鞭？（之一） 2 忽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山。 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之三） 3 飢臥骨查牙，羸毛刺破花。 鬣焦朱色落，髮斷鋸長麻。（之六） 4 颺叔去匆匆，如今不奉龍。 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之九）	因避父諱而無法參加科考，故有困頓失意之悲吟	一、用典： 1 周天子 2 颺叔 3 項羽 4 伯樂 二、對比： 汗血和青驪

〈馬詩二十三首〉內涵分析表				
心境	分析	內容(二十三首)	原因	表現手法
悲： 才不遇		5 催榜渡烏江，神駢泣西風。 君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之十) 6 內馬賜宮人，銀韉刺麒麟。 午時鹽板上，蹭蹬溘風塵。(之十一) 7 唐劍斬隋公，拳毛屬太宗。 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飄風。(之十六) 8 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 祇今掇白草，何日驀青山？(之十八) 9 汗血到王家，隨鸞撼玉珂。 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青驪。(之二十二)	因避父諱而無法參加科考，故有困頓失意之悲吟	三、設問： 1 誰為鑄金鞭？ 2 何處逐英雄？ 3 何日驀青山？
慘悲： 遇人		三、小人得志之喟嘆：(五首) 1 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 未知口硬軟，先擬蒺藜啣。(之二) 2 香襪赭羅新，盤龍蹙鐙麟。 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之十四) 3 白鐵挫青禾，碓間落細莎。 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之十七) 4 暫繫騰黃馬，仙人上綵樓。 須鞭玉勒吏，何事謫高州？(之二十一) 5 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 廐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之二十三)	因小人當道，故加深其不平之喟嘆	一、用典： 1 武帝 二、對比： 1 小頸和長牙 2 凡馬與肉馬 三、設問： 1 誰道不逢春。 2 何事謫高州？

六、結語

綜上所述，李賀選取馬為其寄託情意之對象，乃因馬為其作詩之得力助手，且弱馬與其命運相繫。筆者欲打破其組詩排列，重新組合〈馬詩二十三首〉以探究其內涵，今得出三類：負才自恃之豪情、困頓失意之悲吟、小人得志之喟嘆，恰可反映其生命歷程由誇己才→才不遇→遇小人；層層遞進，心境變化則是喜→悲→慘悲，逐層加深其內心憤慨。

王思任《昌谷詩解序》云：「賀既孤憤不遇，而所為嘔心之語，日益高渺，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之輩，何至相嚇乃爾。」⁶⁶揭示李賀詩之寫作技巧，所謂『寓今託古』即是對比反襯法，而『比物徵事』，則為用典法。且《唐人絕句精華》進一步稱云：「李賀此二十三首皆借馬以抒感……可為詠物詩之規範，所謂『不即不離』、『不粘不」

⁶⁶ 引自《李賀詩注》，頁 226。

脫』于此詩見之矣。」⁶⁷無論在思想內涵或表現手法上，謂為詠馬詩之聖手，李賀應當之無愧！

參考書目

一、書籍

- (唐)李賀撰，(明)曾益等注《李賀詩注》，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初版。
-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史記三家注》第五冊，台北市：世界書局，1972年。
- (宋)歐陽修等著《新唐書》，上海：中華書局，1975年。
- (梁)沈約撰《新校本宋書》第三冊，台北市：鼎文書局，1975年。
-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一版)
- 黃永武著《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1976年。
- 葉慶炳《唐詩散論》，台北：洪範書店，1981年。
- 楊文雄《李賀詩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再版。
- 錢鍾書著《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宋)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第八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 吳企明編《李賀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陳伯海主編《唐詩匯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 (唐)李賀撰，葉蔥奇疏注《李賀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第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第七冊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二、期刊

- 周尚義〈論李賀詠馬詩的審美意蘊及其創作情結〉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
- 周尚義〈論李賀詩作的悲劇意蘊〉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3期。
- 王祥〈李賀詩歌與永貞革新之關係考論—兼論李賀詩歌之寓意問題〉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3卷，第2期。

⁶⁷ 引自《唐詩匯評》中冊，頁1961。